

双语/多语儿童父母和照顾者的 常见问题及循证为本答案

Scharff Rethfeldt, W., McNeilly, L., Abutbul-Oz, H., Blumenthal, M., Garcia de Goulart, B., Hunt, E., Laasonen, M. R., Levey, S., Meir, N., Moonsamy, S., Mophosho, M., Salameh, E.-K., Smolander, S., Taiebine, M., Thordardottir, E. (2022).

The Multilingual-Multicultural Affairs Committee



<https://ialp-org.com/multilingual-multicultural-affairs/>

多语言多文化事务委员会

本文件有多个不同语言版本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by Lam, J. H.-Y., Kan, J. S.-L., & Wong, A. M.-Y.

目录

我们在家里用双语教养孩子，但我们担心这可能会造成语言发展迟缓。语言发展迟缓在双语儿童中是正常的吗？ 3

我们是双语父母。我们讲主流社会（多数人使用的）语言时通常带有浓重的口音（如由于移民），而我们讲传承语言却十分熟练。我们正在考虑在家中以单语教养孩子，仅使用主流社会语言。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3

如果双语孩子不说话，或者与双语同龄孩子相比，出现低于他年龄的表现，我应该什么时候寻求专业帮助？ 4

孩子三岁了，我们一直在家里用双语教养他。我们试图遵循「一家长一语言」（OPOL）的原则，但我们注意到儿子在说话时会将两种语言混合在一起。这是语言障碍的征状吗？ 5

我们是双语家长，经常混合使用两种语言（语码转换）。对孩子说两种语言和用语码转换可以吗？ 5

我们应该让孩子在什么年纪接触第二语言？我们应该等到我们的孩子先掌握母语，还是应该尽早开始？ 5

如果在学校使用的语言与在家里使用的语言不同，我应该对孩子使用哪种语言？我们应该放弃母语而只使用学校语言吗？如果我们作为父母，放弃与孩子使用母语，但祖父母则继续，又会怎样？ 6

我们计划让儿子去一所沉浸式语言学校，在那里他可以用不同于我们的母语(第二语言)学习，并在双语中成长。但是我们的儿子被诊断出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这是否显示他不适合沉浸式语言教育？ 7

我女儿能说流利的母语，但学习学校语言却有困难。语言迟缓（障碍）有可能仅在第二语言中出现吗？ 8

参考书目 9

我们在家里用双语教养孩子，但我们担心这可能会造成语言发展迟缓。语言发展迟缓在双语儿童中是正常的吗？

双语儿童的语言发展与学习单一语言的儿童相似¹。双语学习本身不会造成语言迟缓²。在婴儿期，双语儿童已经留意到语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出非常早期的语言学习能力。双语婴儿开始使用第一个音节和单词的时间与学习单一语言的儿童大致相同。他们学习词汇和语法的情况也类似。然而，因为孩子的总语言能力分散在两种语言中，所以双语发展往往看起来像是比较缓慢。

如果儿童正在学习第二语言或同时学习两种语言，他们的词汇发展（学习词语）可能会比较缓慢。事实上，当单独评估每种语言的词汇量时，双语儿童的词汇量通常比单语儿童少³。然而，当用两种语言去评估这个孩子的词汇能力时，我们会发现其词语数量甚至比单语孩子还要多。无论任何语言，词汇发展与孩子从该语言接收到的词语数量有密切关系³⁻⁵。

语言输入以类似的方式影响早期的语法发展⁶。

与单语儿童相比，双语儿童在使用一些语法形式时可能没有同龄单语儿童般准确：以英语为例，这些语法形式包括：动词时态（例如：eat/ate）、动词屈折形态（例如：works, worked）、复数（例如：book/books），或性别（例如：he/she）¹。在具有丰富形态的语言中，双语儿童可能会在形容词-名词和限定词-名词的协同标记（例如：西班牙语：el conejo）、格形态（例如：俄语：slon、slona、slonu；德语：der Hund、dem Hund）和体貌形态（例如，俄语：pil、vypil）在标示上与单一语言儿童不同。这些差异与跨语言的影响有关，即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影响⁷⁻⁹。这些差异并不是因为语言学习困难，而是由于双语儿童较少接触和/或练习这些语法标示。

很多时候，双语人士接触两种语言的时间并不平均，而他们之间，特别在语言表达方面，会有个别差异。此外，儿童（成人亦然）通常对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也不一样。有些儿童或成人掌握传承语言或族群语言的能力比较高一点，而这种情况各有不同，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语言输入的多少影响语言能力。养育双语孩子的父母应该为孩子提供足够机会让他们学习传承语言（也称为少数族群语言、族群语言、母语或第一语言），因为孩子在其他环境中可能未能够得到太多传承语言的输入¹⁰。此外，父母必须明白，我们评估词汇和语法时，必须包括孩子所有的语言，包括传承语言。如果孩子只接受一种语言的评估，他对词汇知识的多寡将无法得到准确的评估。

我们是双语父母。我们讲主流社会（多数人使用的）语言时通常带有浓重的口音（如由于移民），而我们讲传承语言却十分熟练。我们正在考虑在家中以单语教养孩子，仅使用主流社会语言。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从出生就接触两种语言的儿童，通常会将这两种语言都掌握得好，前提是他們能大量和持续地接触到这两种语言。此外，后来在学校学习主流社会或多数人使用的语言的儿童，如果他们的母语基础扎实，并有足够的支援和机会与主流语言接触，他们就有可能学到该语言，并在学业上取得成就。

双语学习人士的语言发展，和他们与使用两种/所有相关语言人士进行社交活动的质和量这两个因素有关^{4,6,11,12}。质这个因素是指双语儿童接收到的语言准确，自然和流畅。量这个因素是指家长能够用他们最熟练的语言，流畅而轻松地与孩子进行频繁的互动。因为双语父母对他们的传承语言掌握得好，他们最有能力为孩子用传承语言提供高质素的语言环境。家长在家里说传承语言以外的语言，并不会令孩子学习第二语言学得更好，反而会影响孩子日后继续使用传承语言¹³。

有些双语儿童在家里接触两种语言。有些在家里接触一种语言，在托儿所或学前班环境中却接触主流社会语言。在学前阶段，与孩子开始接触双语的年龄这个因素相比，接触每种语言的多少对孩子能否掌握这些语言的影响要大得多^{12,14}。这个事实让家长能够灵活处理引入第二语言的时间，例如在日托或学前班环境中开始。家长使用传承语言与孩子谈论他们过去的经历，能够帮助孩子认识他们的文化。故事还能够养让孩子学习叙事，而故事理解是早期学业发展的一项重要能力。

双语儿童的主导语言的转变可以非常突然¹⁵。即使是具有较高地位的传承语言，如果儿童没有足够时间接触，他们很大机会不会继续使用该语言。在少数民族语言环境中，保留传承语言更具挑战性，因为该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较低，而且使用者很少。要保存少数民族语言不致消失，还需我们加倍努力。有些孩子不再使用他们的传承语言¹⁶，这个过程称为语言流失。儿童与他们的传承语言隔绝或缺乏接触，它便会逐渐消失。这种消失程度的多少不定，视乎使用传承语言的机会和动机。

如果双语孩子不说话，或者与双语同龄孩子相比，出现低于他年龄的表现，我应该什么时候寻求专业帮助？

与在类似语言环境中发展的其他孩子相比，如果你觉得孩子在言语和/或语言方面有困难，你应该尽快寻求帮助。

但是，要留意年幼的双语儿童可能看起来发展比较慢，因为他们所说的每种语言仅代表他们语言知识的一部分。

必须同时出现在两种语言中的语言障碍才能被确定为真正的障碍。然而，在不同语言，孩子语言障碍的严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语言障碍还可以在不同的语言和语言领域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评估必须考虑孩子已经学习或正在学习的所有语言。如果对孩子的语言发展有疑虑，请寻求专业帮助。如果学习困难仅出现在所学的第二语言中，孩子不一定有语言障碍。但是，如果孩子在使用任何一种语言沟通时持续出现困难，就可能需要一些支援。

孩子三岁了，我们一直在家里用双语教养他。我们试图遵循「一家长一语言」(OPOL)的原则，但我们注意到儿子在说话时会将两种语言混合在一起。这是语言障碍的征状吗？

当两个家长都有自己的承传语言，「一家长一语言」(OPOL)这个原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以确保孩子有充分时间接触这两种语言。然而家长没有必要将两种语言分开来让孩子学习。

用(OPOL)原则教养孩子双语确实需要很付出很大的努力，因为各种社会因素未必能够为照顾者提供支援¹⁷。一般而言，(OPOL)原则并不能确保平衡的双语发展^{18,19}。影响家人语言使用的因素在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差异很大²⁰。在一些新移民家庭中，多使用传承语言可能比OPOL原则更为实际和有效²¹。

当双语人士将两种语言的词语或短语组合在一起时，就会出现语码转换。这不是语言迟缓的特征。相反，这是一般双语人士语言发展时出现的情况，也是双语儿童和成人语言使用的特征²²。双语儿童可以分开两种语言，但能否做到取决于他们的主导语言和社会的双语模式^{23,24}。

语码转换的使用可能有多种原因²⁵：一、说话人可能无法将一个词语从记忆中提取出来，以表达一个想法和意见。二、孩子可能会透过语码转换，来请大人帮忙找出一个正确的词语来为物件命名，或表达一个意见。三、双语儿童使用语码转换「(包括混合)来组织更长更复杂的句子。语码转换可以是正面的，因它显示双语儿童有能力使用来自两种/所有正在学习的语言的词语。

我们是双语家长，经常混合使用两种语言(语码转换)。对孩子说两种语言和用语码转换可以吗？

语码转换是双语儿童和成人普遍使用的说话模式，并不是一种障碍。很多时候，父母双方可能都会说两种语言，并且在与对方或孩子交谈时，他们自己也会切换语言，这并不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然而，如果父母在句子中间大量切换语言，对正在学习语言中的幼童来说或许会较为困难²⁶。

语码转换不仅出现于词穷时，还有实用、社会和文化原因。成年人使用语码切换来丰富对话和互动沟通。它是一种宝贵的工具，可以让双语家庭成员的对话更丰富、更易于理解。儿童通常会跟随成人在其环境中的说话模式。

我们应该让孩子在什么年纪接触第二语言？我们应该等到我们的孩子先掌握母语，还是应该尽早开始？

证据显示，如果小孩能够持续接触两种语言，便可以纯熟地运用第二语言。这当然也取决于语言输入、语言取向和主导地位、语言主导地位的变化、态度等。到四岁时，儿童会更加留意到彼此交流中使用的语言¹。若能尽早开始学习另一种语言，孩子便能够有更多时间练习。证据显示，至少对于某些语言领域，越早开始学习双语，便越为有利。另一方面，有些语言领域在年纪较大时可能会学习得更快。因此即使年纪较大时学习新语言（第二语言），亦可以有助保留早前认识的语言（第一语言），这当然视乎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²⁷。不同语言领域的学习有不同的最佳时期²⁸。在教育领域，第二语言语音系统在年幼学习效果较好，词汇的使用和配搭（词汇和语法成分在句子中的组合）可以较迟，语素和句法的学习则在青少年中期最佳。此外，让孩子学习第二语言的时间通常视乎何时开始接触此语言（例如，移居到另一个国家或入读一所学校的时间）。

在学龄前，接触「量」远比第一次接触双语的年龄重要^{12,14}。因此，父母决定何时开始让孩子接触第二种/另一种语言有一定程度的弹性。

如果在学校使用的语言与在家里使用的语言不同，我应该对孩子使用哪种语言？我们应该放弃母语而只使用学校语言吗？如果我们作为父母，放弃与孩子使用母语，但祖父母则继续，又会怎样？

在使用学校语言接受教育的同时，帮助孩子继续使用本族语言的好处很多。最明显的好处是认识多种语言，以及保持与传统语言族群交流的能力。对保留传统语言的重要性，家长的想法虽然各有不相同，但必须明白，继续使用传统语言不会损害孩子学习社会语言的能力。我们必须鼓励家庭使用他们的传承语言交流，以保存他们的文化和孩子的双语或多语能力。这样做使孩子能够理解和使用母语，以及明白和参与家庭文化和社区活动。保留传承语言很多时候对父母与孩子，家人与孩子的沟通至为重要。

这里有一些在家中学习语言的建议。例如，「一家长一语言」(OPOL) 适用于家庭中两个家长都说不同语言的家庭。这个建议是指每位家长各自对孩子说他们自己的传承语言。例如，如果一位家长的传承语言是意大利语，而另一位的语言是法语，则每位家长都只使用自己的传承语言与他们的孩子交谈。OPOL 建议来自单语学习背景，主要建议本身没有双语成长经验的父母使用²⁹。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家长与孩子能够有意义地交谈，和家长能够多与孩子说话而不感到吃力。家长需要灵活变通，考虑家庭的情况，尊重孩子的选择，并接受可能推迟减少使用 OPOL 和增加混合语言的出现。此外，由于孩子或会渐渐忽视或疏于使用祖父母的语言，该语言可能会逐渐演变成一种传承语言，孩子使用该语言的能力亦可能会渐渐生疏。

「在家使用少数族群语言」这方法适用于家长双方都说同一种语言，或家长对该少数族群语言的熟悉程度至少足够教导孩子的情况。家长双方在家里都与孩子使用该少数族群语言。例如，如果一位家长的传承语言是阿拉伯语，而另一位家长也精通阿拉伯语（即使他/她的传承语言是其他语言），则阿拉伯语将成为家长在家中与孩子交谈的语言。最后也许只剩祖父母会继续使用传承语言。随着所有家庭成员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社会语言，许多家庭都发现在家里使用这种语言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多。

如果家长希望孩子能够用他们认识的所有语言沟通，家长便需要让孩子在日常生活和不同情况下听到和使用这些语言。孩子能够从很多不同的人身上接触到这些语言可能十分重要，实际可行与否视乎这些语言的性质和孩子的语言环境¹³。与其他人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在游乐场和游戏小组，孩子可以从其他人身上多认识他们的语言。

我们五岁的孩子会双语，并被诊断出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有人建议我们在家里只对他讲一种语言，即是学校的语言。这样十分困难，因为他的姐姐和哥哥会说两种语言，而我们是一个双语家庭。我们应该接受这个建议吗？

这个建议源自错误的观念，就是患有语言或学习障碍儿童不能够学习两种语言。研究没有证据证明患有语言障碍的儿童不能学习双语。有研究反而指出，双语系统不会妨碍患有如发展性语言障碍³⁰⁻³³、自闭症谱系³⁴⁻³⁸、唐氏综合症³⁹、威廉综合症⁴⁰、和听力障碍的儿童⁴¹的语言发展。

发展性语言障碍和双语学习都可能减缓语言发展，而双语儿童在某些发展阶段亦可能落后于单语的同龄儿童。

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更加需要足够的支援才能在双语环境中学习语言⁴²。

与其停止使用母语，剥夺孩子发展该语言的能力，家长其实更应继续与孩子一起使用他们的传承语言。家长应该通过互动阅读或其他语言活动为孩子提供机会学习他们的传承语言。家长亦可以像帮助单语言儿童一样帮助双语孩子学习理解和沟通，例如使用视觉辅助工具，标志和图片，同时辅以口语示范。

我们计划让儿子去一所沉浸式语言学校，在那里他可以用不同于我们的母语(第二语言)学习，并在双语中成长。但是我们的儿子被诊断出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这是否显示他不适合沉浸式语言教育？

患有言语和语言障碍的儿童能够学习两种语言。如上所述，研究发现，对许多患有（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如果能够经常接触第二语言，学习两种语言并不比学习一种语言更困难。研究证明，在加拿大的法语沉浸式学校出现语言迟缓的英语儿童，与在纯英语学校有同样语言迟缓的英语儿童的学业成绩相近⁴²。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第二语言学习并没有影响孩子的学业成绩。不过，在以上情况，学校使用的其中一种语言也是母语。与以上情况不同，新移民孩子学业成就的调查结果却参差不齐⁴³。无论如何，家长必须确保学校会尽力支援孩子的学习，为孩子提供频密地使用学校语言互动的机会，并当孩子遇到困难时提供帮助。

我女儿能说流利的母语，但学习学校语言却有困难。语言迟缓（障碍）有可能仅在第二语言中出现吗？

一般人可能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建立用第二语言的基本人际沟通能力(BICS)。学习第二语言需要有丰富语境及有机会互动对话，并有非口语提示帮助理解⁴⁴。

认知学术语言水平(CALP)，意即学术语言。儿童可能需要五到七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够掌握所需语言能力令使学术水平达标⁴³⁻⁴⁶。儿童在掌握 CALP 上遇到困难的情况并不罕见，因为儿童可能在阅读、写作、拼写和其他学术领域出现困难。要确定孩子是否有学习障碍，我们需要了解学习第二语言的一般情况和进度。如果孩子需要过长的时间发展 CALP 能力，则可能需要额外补习、辅导或特殊教育，以确保他们可以从学校学习中得益。

参考书目

- ¹ Paradis, J. (2010). The interface between bilingual development and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31(2), 227-252.
- ² Lowry, L. (2018). Bilingualism in young children: separating fact from fiction. Hanen Center. Separating-Fact-fr.aspx.
- ³ Hoff, E., Core, C., Place, S., Rumiche, R., Senior, M., & Parra, M. (2012). Dual language exposure and early bilingu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39, 1-27.
- ⁴ Thordardottir, E. (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lingual exposure and vocabulary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14(5), 426-445., DOI: 10.1177/1367006911403202
- ⁵ Pearson, B. (2007). Social factors in childhood bilingu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8, 399-410.
- ⁶ Thordardottir, E.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lingual exposure and morphosyntact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17(2), 97-114.
- ⁷ Cuza, A., & Pérez-Tattam, R. (2016). Grammatical gender selection and phrasal word order in child heritage Spanish: A feature re-assembly approach.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9(1), 50-68.
- ⁸ Scharff Rethfeldt, W. (2011). Morphologische Fähigkeiten am Beispiel der deutschen Pluralbildung bei mehrsprachigen Kindern. *LOGOS*, 19, 1, 38-44.
- ⁹ Meir, N. & Walters, J. & Armon-Lotem, S. (2016). Bi-directional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bilingual Russian-Hebrew children.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Bilingualism*. 7.
- ¹⁰ Mieszkowska, K., Łuniewska, M., Kořak, J., Kacprzak, A., Wodniecka, Z., & Haman, E. (2017). Home language will not take care of itself: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trilingual children in the United Kingdom.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35811
- ¹¹ Hoff, E. & Core, C. (2013). Input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bilingu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Seminars in Speech and Language*, 34(4), 215-226.
- ¹² Thordardottir, E. (2019). Amount trumps timing in bilingu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Effect of input in simultaneous and sequential school-age bilingu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23(1), 236-255.
- ¹³ Place, S., & Hoff, E. (2011). Properties of dual language exposure that influence 2-year-olds' bilingual proficiency. *Child Development*, 82, 1834-1849.
- ¹⁴ Unsworth, S. (2016). Early child L2 acquisition: Age or input effects? Neither, or both?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43(3), 608-634
- ¹⁵ Scheidnes, M., & Tuller, L. (2016). Assessing successive bilinguals in two languages: A longitudinal look at English-speaking children in Fra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64, 45-61.
- ¹⁶ Polinsky, M. and Kagan, O. (2007), Heritage Languages: In the 'Wild' and in the Classroom.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1: 368-395
- ¹⁷ Hammer, C. S., Miccio, A. W., & Rodriguez, B. L. (2004). Bilingual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child socialization process. In B. A. Goldstein (Ed.), *Bilingual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disorders in Spanish-English speakers* (pp. 21–50). Baltimore, MD: Paul H. Brookes.
- ¹⁸ De Houwer, A. (2005). Early bilingual acquisition: Focus on morphosyntax and the Separate Development Hypothesis. In J. Kroll & A. de Groot (Eds.), *Handbook of bilingualism: Psycholinguistic approaches* (pp. 30-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¹⁹ De Houwer, A. (2007). Parental language input patterns and children's bilingual use.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8(3), 411-424.
- ²⁰ Yamamoto, M. (2001). *Language Use in Interlingual Families: A Japanese-English Socio-linguistic Study*.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 ²¹ Marinova-Todd, S., Bradford Marshall, D. & Snow, C.E. (2000). Three misconceptions about age and L2 learning. *TESOL Quarterly*, 34(1), 9-34.
- ²² Brice, A. & Roseberry-McKibbin, C. (2001). Choice of languages in instruction: One language or two. *Teaching Exceptional Children*, 33(4), 10-16.
- ²³ Paradis, J., & Nicoladis, E. (2007). The influence of dominance and sociolinguistic context on bilingual preschoolers' language cho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10(3), 277-297.
- ²⁴ Iluz-Cohen, P., & Walters, J. (2012). Telling stories in two languages: Narratives of bilingual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typical and impaired language.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5(1), 58-74.

- ²⁵ Scharff Rethfeldt, W. (2013). *Grundlagen und Praxis der sprachtherapeutischen Intervention*. Stuttgart: Thieme Publishers.
- ²⁶ Byers-Henlein, K. 2013. Parental language mixing: Its measurement and the relation of mixed input to young bilingual children's vocabulary size.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6, 32-4825
- ²⁷ Blom, E., & Bosma, E. (2016). The sooner the better?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 of age of onset and its relation with transfer and exposure in bilingual Frisian–Dutch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43(3), 581-607.
- ²⁸ Granena, G. & Long, M. H. (eds.), *Sensitive periods, language aptitude, and ultimate L2 attainmen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²⁹ Palviainen, A., & Boyd S. (2013). Unity in Discourse, Diversity in Practice: The One Person One Language Policy in Bilingual Families. In M. Schwartz, & A. Verschik (eds.): *Successful Family Language Policy: Parents, Children and Educators in Interaction, Multilingual Education 7*. Dordrecht: Springer.
- ³⁰ Armon-Lotem, S., & Meir, N. (2016). Diagnostic accuracy of repetition task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SLI) in bilingual children: evidence from Russian and Hebr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51(6), 715-731.
- ³¹ Gutiérrez-Clellen, V. F., Simon-Cerejido, G., & Wagner, C. (2008).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language impairment: A comparison with monolinguals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9(1), 3-19.
- ³² Morgan, G. P., Restrepo, M. A., & Auza, A. (2013). Comparison of Spanish morphology in monolingual and Spanish–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language impairment.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6(3), 578-596.
- ³³ Paradis, J., Crago, M., Genesee, F., & Rice, M. (2003). French-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SLI.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46(1), 113-127.
- ³⁴ Gonzalez-Barrero, A. M., & Nadig, A. (2018).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The impact of amount of language exposure on vocabulary and morphological skills at school age. *Autism Research*, 11(12), 1667-1678.
- ³⁵ Hambly, C., & Fombonne, E. (2012). The impact of bilingual environments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42(7), 1342-1352.
- ³⁶ Kay-Raining Bird, E., Lamond, E., & Holden, J. (2012). Survey of bilingualism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47(1), 52-64.
- ³⁷ Meir, N. & Novogrodsky, R. (2019a). Syntactic abilities and verbal memory in monolingual and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HFA). First Language. Retrieved from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142723719849981>
- ³⁸ Meir, N. & Novogrodsky, R. (2019b). Prerequisites of pronoun use in monolingual and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HFA) and typical language developmen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g.2019.02289/full>
- ³⁹ Kay-Raining Bird, E., Cleave, P., Trudeau, N., Thordardottir, E., Sutton, A., & Thorpe, A. (2005). The language abilities of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 *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Pathology*, 14, 187-199.
- ⁴⁰ Perovic, A., & Lochet, S., (2015). *Grammatical morphology in bilingual Williams syndrome: A single case study*. A poster presented at bi-SLI 2015 conference, François-Rabelais University, Tours: France.
- ⁴¹ Bunta, F., Douglas, M., Dickson, H., Cantu, A., Wickesberg, J., & Gifford, R. H. (2016). Dual language versus English-only support for bilingual children with hearing loss who use cochlear implants and hearing ai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51(4), 460-472.
- ⁴² Paradis, J., Govindarajan, K., & Hernandez, K. (2018). Bilingual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from Newcomer Families. Available at https://era.library.ualberta.ca/items/d53d7b1b-c4d6-4d2f-a595-3ac2ecd8a52c/view/229ca8a8-b060-473d-89a5-93cfc7b9e652/Bilingual-20ASD_FINAL_SummaryReport_05MAR2018.pdf.
- ⁴³ Thordardottir, Elin. (2017). Are background variables good predictors of need for L2 assistance in school? Effects of age, L1, amount, and timing of exposure on Icelandic language and nonword repetition sco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3. 1-23. 10.1080/13670050.2017.1358695.
- ⁴⁴ Cummins, J. (1991). Conversational and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bilingual contexts. In J. H. Hulstijn & J. F. Matter (Eds.), *Reading in Two Languages*. AILA-Review 8/91 (pp. 75-89).
- ⁴⁵ Baker, C. (2011). *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 ⁴⁶ Vogl, L. (2013). Tips for assessing bilingual children as a monolingual SLP, ASHA Leader. Available at <https://blog.asha.org/2013/11/26/leisha-vogle-assessing-bilingual-children-as-a-monolingual-slp/>.